

耐菴文存

耐菴文存卷六

善化賀長齡耦庚著

書簡

上穆鶴舫大司空書

本司蒞任東藩。朏經匝月。公件繁於吳下。要亦各有其難。大抵蘇事難在辦漕。此間則難在交代。辦漕例禁浮收。而州縣之用度大夥。其大者如旗丁幫費。白杓漕規。較之從前。何啻倍蓰。不浮則費無所出。任浮則民何以堪。不早爲計。終必有事。惟有將蘇松太兩府一州地近海。而漕最重者。全歸海運。歲以爲常。可救此弊。曾將海

運所費比之河運竟省百萬。若其常行則收頭竟可大減東南民力可以大紓便。

國便官便商便民便漕便河計無逾於此者矣。交代必嚴虧空而州縣之攤捐太多其大者如曹工攤廉三成尙有七十餘萬虧案無著攤廉二成又有一百二十餘萬而軍需二成之已免而仍須補扣者亦不下數十萬餘如養賑不敷及核減老民等項又各數萬常年攤捐之款尙不與焉。州縣得項有幾而乃令其剝己身之肉補他人之瘡人瘡未愈己肉旋枯卒亦同歸於盡不但于理不順實亦于事無濟。朝三暮四狙公之術耳。卽本

司等竭力籌補而州縣祇此一杯水益于彼者必損于此勢不至舊虧盡變爲新虧不止若連歲豐稔則錢漕所餘尙可敷衍目前一遇荒歉錢漕停緩辦公尙且不敷豈有餘力彌補虧空立見其層出不窮矣旣派令攤捐又不準虧空昨奉

嚴旨要辦侵虧不許避重就輕僅以挪移了案此後交代更難著手其實曹工三成虧案二成皆前任之事與後任無涉軍需二成之已免而仍須補扣者其人多離東省或已罷官或竟物故卽催追亦終是一篇虛帳若能酌免十之六七俾得稍輕賠累而又連得豐年或可

冀有起色且必免攤舊虧方能杜絕新虧就此一杯水而挹彼注茲於

國計毫無所損而

朝廷有寬大之名州縣無竭蹶之苦卽本司等亦覺理直氣壯得以執法從事而各州縣辦公有資得以展布四體亦必守法自愛不敢妄爲於以培養元氣感召天和其爲得失果何如也夙稔大人廬心國事用敢覲縷及之

上英樹琴相國書

夏初述職入都滿擬恭謁清光面求渠誨趨承未遂悵  
歎奚如比聞旋軫春明疊蒙

召見固由積誠上格益徵

聖鑒無私亦烏雍容曾不改乎此度丹忱惓款方益篤  
夫初衷允眾望之咸孚豈門牆之私祝長齡三載蘇垣  
愧無寸補重來東土彌凜勞絲此間公件之繁倍于吳  
下交代未結太多而虧案之應參者尤復不少前任恐  
不好看遂皆度置逮鍾臬司代庖數月始爲清釐應參  
者參應結者結不下七十餘案長齡接手趕辦更復加

緊應參之案毫不將就并申明二參定限凡有新案交代必須照例辦理其已逾二參舊案則皆酌予限期不準延緩各州縣知無可躲閃未算者趕算能完者趕完計到任至今已歸結數十起其參出者則皆爲數太鉅無可救藥者也省垣同事諸君子無不實力辦公協心其濟州縣人材亦多諸事尙易整頓看此光景殊勝江南所最難者州縣之攤捐太多百查東省常年捐款本較他省爲多州縣已形支絀今乃不加體恤又將前任虧挪懸宕無著等款與現在後任毫無干涉者不追前任而一概攤之後來之人派令扣廉歸款眞所謂事非

經手人非同案乃令李代桃僵爲人受累匪但不平已極且將貽害無窮蓋東省州縣本多瘠苦偶值荒歉蠲緩之年虧空層見疊出今又加以三成二成同時竝攤剗已身之肉補他人之瘡人瘡未愈已肉旋枯卒亦同歸於盡其虧空也必矣昨奉

諭旨嚴查虧空核實著賠自當遇案卽參以示懲儆然治其罪而無以服其心也夫治人之罪而不能服人之心則雖日誅千人而犯者不止何者我固迫之於必犯之地而彼亦更無可以不犯之路豈不知身冒不韙而苟紆目前之急則亦遂甘心蹈此而不顧也今爲東省



州縣計不得不將攤捐各款酌量減除其同時並攤之鉅款則請稍寬時日陸續接攤至最苦下餒各縣則請全數免扣所有養廉仍歸該縣坐支庶可藉資辦公不致因貧失守此特補救千百中之一二舍此亦別無可調劑也

上英樹琴相國書

差旋接誦鈞翰。恭悉神觀清腴。有加於昔。正如伊川還自涪州。而氣貌增勝。以此覘大賢學力。卽此以驗。

國家庥祥。感仰曷可言喻。長齡前擬奏草。特欲稍輕官累。藉調劑爲整頓之資。乃千慮之愚。尙克仰符鈞指。益信沆瀣一氣。淵源良自不誣。承諭公恕兩字。實爲處事接物之金鍼。識得此意。方可措正施行。泛應曲當。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海運全案。皆係據事直書。且俾後來有考。而非老夫子一力主持。則成否竟未可知。卽幸不獲成功。過尙未知笑屬。又安能勒爲成書。附名簡末。藉分

餘光於萬一邪事後追思彌覺良工心苦不禁感慨係之矣長齡特恐庸鷲下質不克大有建樹以仰副夙昔期許之盛心是爲惴惴耳太湖劉丞清勤過人士民無不感戴似此循良殊所罕覩濟南郝倅押運安速自當有以酬之

上王定九大農書

差旋接奉鈞翰。恭悉起居康豫。莊敬日強。潭祉均極。頤和世兄學業益進。引簷絳帳。無任依馳。西陲凱徹之兵。長途旣須供億。而弱軍亦所費不貲。善後事宜尙須籌辦。度支一切。自以撙節爲宜。而長齡愚見。竊謂澄敘官方。培養民氣。尤裕。

國足用之大者。此處得力。則善政致祥。自能感召天和。屢豐有慶。但得天賜康年。所獲豈可數計。卽如東省今年。歲暘雨應時。六年錢糧已完九分三釐一毫。七年上忙已完四分九釐六毫。不煩敲扑而踴躍輸將。卽此吏民。

相安便是太平景象。若官不得人民不得所，則戾氣所召水旱乘之。雖復日事搜括，適以滋其紛擾。豈惟無益所損，實多稔知塵心。

國計用敢冒昧瀆陳，諒不罪其踰僭也。承諭東省虧案之多，寶由攤捐過重，應按餒分肥瘠，分別減免。現已遵照辦理，幷將通省各餒細核情形釐爲九等。所有常年捐款，悉按各餒高下另行酌攤，以均苦樂。至下下各餒則竟全數免攤，以杜虧挪之漸。蓋必別賢否而後可以用人，必均苦樂而後可以理財。兩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也。各清各款，乃交代正辦。長齡自前五月初十接印。

至六月五日交卸計在藩司任內僅及兩月新舊交代  
共辦結六十餘起鍾廉訪回到臬任亦於兩月之內緝  
獲巨窩積匪逃兇三百餘名恐其中有情節較輕之人  
一經訊明卽應從輕發落以免拖累故此番摺內只稱  
百餘名且不敢張大其辭以邀功見好耳此閒院中公  
事不及藩司之半儘有餘閒可以從容講究而現署兩  
司又皆公正勤明同心一德事無鉅細無不開誠熟商  
期於有濟接見屬僚輒以四書五經之理印證時事以  
提醒其初心各牧令亦多會意點頭爭自感奮無復從  
前武健嚴酷與民爭勝之惡習目前氣象卻是東省大

好轉機需以歲時當可日新月異特恐宦途時有變遷則事之能否有成未敢逆料耳闔布一項無關緊要之用而實爲東省官民之累乃停辦廿餘年忽又奉文咨取而添辦之數竟浮於額辦數倍未免末大於本州縣力有難勝今額辦不敢請免若將添派一項準予停辦亦可稍輕州縣之累實於公事有裨

上王定九大農書

疊次肅函計塵崇覽。比來西事當有捷音。不勝延企。現因臨清地方揭獲悖逆字帖。業經各處訪查。實屬毫無影響。事關重大。不敢不據實。

上聞此事在東省乃所常有。地方官查係子虛。而省中大吏未之知。則卽暗中銷毀。以免紛擾。此番省中既經訪聞。則卽不能不奏。特恐都中從未經見。易啟驚疑。聖心尤未免慮。實則訪查已經再三。可信必無其事。所有牽連十數州縣之人。均經逐細明查。暗訪。實屬安分良民。惟逆帖語句實堪髮指。而不能測所自來。查帖



氏稱直隸各府爲襄八府而於山東山西河南則皆提出省分似係直隸人聲口然何以必取東省隔境十數州縣漠不相關之人而污鱗之或係馬進忠內餘黨以其案破自山東故與東省爲仇將所知山東各州縣人名編造帖內欲令按名查拏自相殺戮以洩其忿歟現已密函知會直省再加確查至所開人名俱有州縣村莊而李太吉馬闌三李三陽等獨無住址必係虛捏且斷無謀逆而自揭其名姓以播於眾之理名姓旣係假捏則緝捕更難現復密派精細曉事之人假投彼教以探蹤蹟其能否弋獲則未敢知也所以遲遲具奏者緣

須各州縣及委員等查訪明確并挨過七月十五日之期則

聖心方免懸廬百現在東省一律豐收地方均極安靜可以告慰

上王定九大農書

月前連肅數緘計次第均徹崇聽頃接部文欣悉此間一席已

放厚山中丞忤愜無似長齡初意本擬此公旣又慮其不必然今乃適如所願爲

國家慶更爲東省吏民慶也約計厚山中丞來時當在臘底春初此閒應辦之件如舊案未結交代及盤查年款未竟之事屈指彼時當可一律事竣惟臨清逆帖案內寫帖貼帖之人詭捏姓名頗難訪緝現雖各處密查設法搜究仍屬捕風捉影毫無端倪不勝焦急之至所

喜地方均極安靜差堪告慰耳。又前所陳聞內兌漕一摺均係實情。既交部議必謂買米墊兌乃例所不準而旂丁訛索祇在地方官嚴爲查禁。不知不準墊兌乃其所以訛索也。準墊兌則訛索不禁而自除。不準墊兌則訛索愈禁而愈甚。天下事未有不核實而能正其名者也。況此事不奏州縣已不勝其累。奏而不準則旂丁愈得有詞而訛索之禍更烈。是此奏本以除累而轉增州縣之累。本以抑奸而適長旂丁之奸。關係甚鉅。伏惟留意舊案交代現又催結一百零二起。下賸各件亦不難尅期完結。惟遲延實屬有因。從前上司亦難辭咎。此中

委曲有不僅如摺內所云者若必照例查取職名不過徒耗州縣之資以飽吏胥之橐并不足以示懲創乞垂督爲幸

復王定九大農書

昨閱邸抄欣悉大功告成

晉錫宮銜無任忭慰頃承鈞示獎勵殷肫益令感而思奮久漸兩義直揭論學論治之大原服膺書紳欽佩無以名喻臨清一案屬以密查戒以擾累兩言已洞澈中邊謹當奉以周旋無敢失墜斷不以畏累而遂怠事更不敢喜事而轉滋累也現在東省秋收一律豐稔實近數年來所未有民氣極爲安恬前事可保其必無而其入則殊難弋獲耳舊案未結交代三兩月內總可清完盤查年款一事以訥漕帥急欲奏結未免牴牾罅漏現

而菴文存

卷六

書

三

須逐一更正約數月內亦可辦竣目下諸務就理僚屬  
協和堪以告慰惟楊門生之事殊出意外令人難爲懷  
耳

復王定九大農書

差旋接奉六月二十三日雨窗翰教。敬悉籌費籌兵。盡勤益懋。未識邇日摺報有無。就獲捷音。鄙意畱兵尙覺太眾。似宜次第撤回。么麼小醜。旣已遁逃荒外。但須諭令各夷縛獻。亦不必重兵相持。及今爲之。雖屬已晚。然愈久則愈難收手矣。伏祈酌之。長齡奉承明訓。每恐隕越。以爲門牆羞。到東以來。勉自振刷。而諸同事亦皆信其無他協心共濟。刑名則案無畱牘。錢穀亦日就清釐。若能常此不變。一年之內。必可全數廓清。人第見東省虧案參揭之多。遂相駭詫。不知發戶。禍小發遲。則害



南有... 卷一  
三  
鉅以長齡所聞現今所稱完善省分其伏匿未出者不知凡幾特難爲外閒人道耳今歲西北各省訪聞晉中頗旱直隸亦多歉區惟陝豫及東省較好但東省屢年積歉之後甫獲豐收元氣究難全復若將各年積欠同時並徵民力實有未逮現擬請將歷年緩帶之項各按最先年分依次帶徵一年以紓民力而培

國脈非爲市名計也至閘內州縣兌漕之苦累則摺中所敷奏皆係實在情形必得如江蘇辦法準其買米交幫方可稍甦此因此閒公事順手同僚皆大君子尤不易得惟離家太遠不能迎養撫衷時抱不安耳

上蔣礪堂節相書

溯自初夏以至閏五使節往來商魯之郊長齡獲親光  
霽者蓋至再至三矣伏念太老夫子手調元化身作歲  
星所至皆春何分中外而江南此日盤錯方殷非得威  
望重臣先無以靖人心更何以策羣力此計旌麾莅浦  
已越旬餘情形早在中指揮猶運掌上德威所被不  
察可知惟聞東河長水大而且勤未審南河奚似來歲  
新漕是否無須海運洪湖閘壩齊開能否足資宣洩不  
獨下河不堪再淹卽昭壩亦不能再啟聞心壺侍御條  
陳河漕千餘言不知尙有可采否雲汀中丞昨將吳中

漕務剴切敷陳詞達理明定邀

俞允而翕翕訛訛亦孔之多調處正自不易月川中丞  
竟有此事殊爲意料所不及尙未知浙中星使作何查  
辦恐不免相逼而來矣此閒自長齡接藩篆鍾雲亭緝  
獲窩家積匪逃兇二百餘名地方公事尙屬整飭良由  
同僚水乳州縣人材又多故振攝亦易爲力現在長齡  
接護撫篆奏委李都轉兼署臬司此君廉正勤明致爲  
難得而與雲汀長齡均極投契直如一家人且院中公  
事簡於藩司儘有閒時可以從容講究特恐庸駑下質  
無以仰副期許盛心殊滋悚竊耳

上蔣礪堂節相書

孟秋之朔會肅寸函計塵淵覽新涼入序伏惟動定晏安欣頌何極江蘇酌提限補銀兩一節適啟新虧之端必應及早奏改昨將東省和恭愼公改提節省爲難廉原奏

廷議一併寄呈雲汀中丞想可照辦也彼閒人材似不如東省之眾未審邇來有無心賞之人實守

特擢監司仰見

聖明知人善任該守清挺出羣將來必可勝大任也瑟菴平泉兩先生相繼而薨不勝老成凋謝之感聞瑟翁

遺奏忠愛拳拳饒有古大臣之意飾終令典可謂優崇  
觀其絕筆四章致慨於浮名客氣誤我虛生益以見聞  
道之不可不早也月川中丞暫改部曹不久仍可光復  
筠園中丞降級畱任皆於大局無礙此間緝捕已陸續  
報獲五百餘人而入

告僅二百餘人恐內有情節較輕之人且不敢張皇見  
好交代亦僅結百餘起其司庫屬庫之互相舛錯者每  
項月立領解兩簿委員專司查籌更正約半年後當可  
全數廓清至州縣受累之處業經次第陳奏酌量變通  
均荷

俞旨允渾沈痾旣除元氣自可漸復良由兩署司秉公  
認真各守令亦觀感興起故奏效如此之速長齡不過  
總其成耳

上蔣礪堂節相書

仲秋五日接奉賜書知前肅兩緘次第均塵淵覽猥以  
長齡陳奏各件尙不戾於時宜而改提節省爲攤廉適  
與鈞指相合益信沈瀝一氣淵源良自不誣從此得所  
持循或不迷於所嚮昨得梁藩司書擬以海運餘款發  
商生息歸還限補之四十餘萬似較攤廉爲要妥但須  
殷實典商方能濟事若發交淮商則亦終歸烏有耳聞  
海商以關東生計寥寥非海運再行竟須歇業現在承  
攬已及千船情形極爲踴躍乃知大賢舉事當可謂時  
有如是也徒陽運河歲挑每以迫於時日草率完工今

蘇省漕糧均歸海運惟有浙船經過時日較寬能趁此  
徹底一辦否屬員無著虧空著落上司分賠此事貽累  
無窮且經年累歲輾轉咨查亦必終歸無著昨直省奏  
歸攤廉辦法極好各省自可做照而行伏祈訓示聞剛  
亭中丞

召對時詢及張逆對以不能拏並請撤兵

聖意遂洩一言利溥之謂矣高寶諸湖下注之水另於  
瓦窰鋪地方開挑引河由鹽河入江前辦文編時亦曾  
接及此說但須辦理得人方有實濟孫令世藻於下游  
歸海情形較爲熟悉其人似亦穩實可靠未知曾向詢



及否太湖劉丞前在內閣本以資深應升侍讀該丞願  
習民事特就外補用心已與人殊頃有書來命意尤卓  
謹抄呈以備鑒簪靜侯已補閣學並聞有出差晉省之  
說未知確否湖督皖撫之謠此閒卻無所聞首座已補  
厚山中丞茲乃東中之福惟來此尙需時日未能遽卸  
重肩殊深惴惴當此大功告蕝

特晉宮銜秋爽瀾安全河蒙福引詹山斗不勝企禱之  
私惟凱撤應否稱賀并乞示悉以便遵行

復蔣礪堂節相書

七月朔日接誦諭函敬悉初政懋和崇祺頤罔辰下計  
已移節金陵舟過鎮江得與雲汀中丞面商一切諸所  
措注必能恰當事理曲盡人情也無任企仰之至聞桃  
宿等縣攝篆佐貳均經撤回易以大挑知縣此乃行政  
用人扼要處而安貞吉范鳳諧聲名素好則尤爲得人  
也剝運可備而不用海運在江省原易辦特天津通倉  
須有得力之人方可靠耳河有漸通之勢湖無續漲之  
虞豈惟天時抑亦人事有以感之卽如東省今日省中  
三大衙門直如一家而心性相孚迥非一時意氣投合

可比同事既真水乳屬僚亦遂輸忱緝捕交代次第舉  
辦雨暘應候秋稼綏豐實爲近數年來未有景象現將  
通省各餽釐爲九等所有苦餽攤款全數刪除卽從前  
奏攤之款亦爲奏請免攤並將上中等餽各攤款亦請  
遞緩以紓積困均荷

俞旨允行訪聞外間輿論俞謂自今以後苦餽亦可做  
得且比優餽更靠得住人心如此事尙可爲至汶上八  
募挑河之累聞內州縣兌漕之苦及現在積匪鉅窩緝  
獲甚夥若軍流人犯全行解司未免苦累均經擬定奏  
稿請爲酌量變通從容入

告若得一律準行則東省吏民之福也

致邱南屏少寇書

前者述職春明獲親光霽飲食教誨無微不至積歲慕私藉茲稍慰嗣於前五月十日到東受事埋頭簿領致稽稟函撫懷良用悚歎伏惟大人以皋陶之謨運蕭何之律寓露仁於寔義變秋肅爲春溫勲績所昭

倚毗斯在連圻秉節指顧期之長齡忝領東藩已虞非據接護撫篆彌懼弗勝所喜現署兩司勤明公正事無鉅細無不開誠熟商期於共濟收令尙知奮勉地方均極敕安陽雨應時綏豐有慶藉藏鳩拙堪慰盡廛惟是東省盜風最盛小民受害已深戢匪安良尤爲目前第

一要義現與州縣及各委員申明約束協力訪拿已據陸續報獲三百餘名緝捕不爲不力但軍流罪名均應解司覆審而多人犯一名近則賠銀五六十兩遠則百餘兩不等目今獲犯甚眾一縣或十餘名多者且至數十若全行解司則賠累甚鉅現在嚴提存庫又不準絲毫挪移以緝捕認真之員而轉有賠累難堪之苦勢必仍前廢弛其害卒歸於小民而查禁虧空

功令方嚴又不能責令賠墊再四籌商實無善策卽改歸巡道仍不免於賠累不得已將竊盜中之軍流人犯罪應解司者擬請府屬解府州屬解州直隸州則解道

以期州縣免累緝捕方能認真且此項人犯全以贓據及事主報案爲憑若犯供既與報案相符贓據又經起獲給主認領則罪狀昭然毫無疑義與別項遭軍流犯情僞百出必須再三推鞫方可定讞者不同似可毋庸解司以省賠累此爲東省竊盜太多州縣餽分又苦當此捕務緊要獲犯日多不得不籌一變通之法以期易於遵行若得仰邀

俞允則東省官民實受其福非爲長齡一人計也

復董梁涵同年書

三載珂鄉無裨塵露每一回首殊不自克來書過獎彌用汗顏別後於四月下澣抵都

召見三次渥荷

恩慈并以山東緊要特予量移卻非因係東省熟手也垂諭及此若再陳情乞近不但迹涉規避且亦大負聖慈遂於二十九日假裝就道五月十日抵東受事未及兩月又有護撫之

命力小任重大懼不克負荷幸賴雲亭同年復齋都轉勤明公正協力同心諸事得所商榷無大隕越上游旣



眞水乳屬僚亦遂輸誠交代緝捕次第舉辦現在牧令  
多材年景又好院中公件不及藩署之半尙覺易於措  
手惟此間虧案纍纍未免駭人聞聽欲截其流必清其  
源因爲蒞諮博采得其所以致虧之由悉爲酌量變通  
據實入

告所有減免攤款及苦餽養廉由縣坐支已邀

俞允準壑支請抵停辦闊布已交部議尙有閘內漕務  
入募挑河及竊盜軍流請免解司數事卽當以次陳奏  
儻得悉蒙

允行則東省吏民之福也浙事有關

國體星使摺已過去未審作何辦法稚圭處波靡之中而翛然自遠非中有定力者不能得不令人低首雲齋養到功深夔絕時輩實乃良師豈僅畏友秋風命駕當與上下其議論并諦觀其行事應信此言之不謬也子和一項過袁浦時當交清河令江瀚轉寄昨又有札詢之想尙不敢作殷洪喬耳謝世兄過此長齡與雲齋均有飲助當卽北行秋涼尙擬爲粵東之游也長齡昨於公牘中見有產絕而人未亾者所有官欠部議渾其免追俟將來或降補或起用及子孫有人出仕再行著追恰與槩塢事相類當卽鈔寄蒞鄰未識曾否照辦漕事

而者又不  
孔棘海運又行不知吳中作何籌議人心事勢究竟若  
何便中示及去後謠詠早知其不免聽之可也撥冗草  
此藉承禮祺南望神馳百未罄一度素心人必能得之  
楮墨外也

復陳偉堂同年書

前聞尊體違和。淡以爲念。頃接手示。諒已大痊。緬維靜脩。遂養識量。日益超融。可勝欽挹。長齡到東。未及兩月。又有護撫之

命。據非所據。大恐爲知己羞。幸賴雲齋復齋兩君子。左右挾持。差免隕越。兩君子皆於身心學問。實有體驗。非僅處事之良。洵足以爲師。豈曰友之云乎。見在省中各衙門。惟日孜孜。悉以辦公爲首務。刑名則案無畱牘。錢穀亦日就清釐。但能常此不變。一年之內。必可全數廓清。人但見東省虧案參揭之多。遂爾羣相駭異。不知發

而者亦不  
早則禍小發遲則害鉅以長齡所聞見今所稱完善省  
分其伏匿未出者不知凡幾此但可爲遠見者道耳承  
諭用人一節實乃至言長齡嘗歎近今風氣率皆輕德  
重才滋弊甚大究其所謂才者亦非才也若真才必從  
德出則其才乃爲有用近如雲齋復齋陳蓮史及新補  
費縣之蔡發甲不動聲色而所事無不就理似此之才  
豈復尙有他慮頗思特保以示激揚而暫時權篆究有  
未便容緩圖之東省牧令較之江蘇人材尙眾現皆爭  
自努力緝捕聽斷不敢廢弛目前年景又好民氣頗覺  
熙恬惟累年積歉之餘一時雖有轉機元氣究難全復

擬將歷年帶緩之項各按最先年分祇令帶一年以紓民力而培

國脈未識能邀

恩渾否也鈞游舊里情形無不周知措注如有失宜尙望隨時切示無任感禱

復林少穆書

都門一面瞬息三年。雖音敬鰓如。而每與三兩同心。盱衡當世人物。或事任艱鉅。諮求才識。兼優綽然。堪此者。雲齋同譜。而外意未嘗不在執事也。敝門人黃心齋自鎮江郵到手書。纚纚數百言。宛然良對。猥以亾室之變。辱賜楮儀。遠道見貽。敢不祇領。爲愴然者久之。承寄唐碑十種。拓搨精良。已倩佳手裝潢。置之案頭。藉資摹翫。特恐效顰邯鄲。轉失其故步耳。先德誌銘。謹已拜讀。三過仰見胚胎前光淵源有自。而向所發摠。尙未及百中一二。則所需於他日之闡揚者。正未有艾。此溫公居洛

安石東山所以令人想望不盡也。聞現辦濬湖及恤養育嬰諸事。一切章程定自斟量盡善。尙祈飭紀鈔寄以便倣行。古之君子或出或處必有及物之功。雲出於山而雨其山。乃敬梓恭桑大作用。從此體察物情。稽參事理。必更有一番磨練功夫。閒時之所講求。孰非忙時之所取給。他日遠大之業。基於此矣。昨仙舟先生潯江而歸。晤王竹峙。謂幸以目疾獲免兩淮之役。慮及執事出山。仍恐不免。而節相每語及執事。輒擬以弟。此席相待。弟亦甚願得執事爲替人。緣此閒公事異常荒謬。濫觴於孫曰炳。先福兩人後。遂無有能整飭者。載餘以來。



遇事披剔已將附貯積年轆轤數百款悉數清釐其漫  
無章程者亦粗爲條定而年遠卷殘輒難稽考大端雖  
略就理而罅漏正多素性卽不苟安而才力有限儻得  
執事果力精心徹底一辦多年沈痼庶其有瘳現以省  
垣內外河道年久未挑積淤日甚居民行商動多未便  
因爲倡首勸捐大概均有就緒陶泉現調金陵首郡擬  
俟其來卽於秋杪鳩工尙有極苦數餓擬爲酌量調劑  
稔知大君子關心時事敢以聞於左右拙刻經世文編  
乃急就章所宜釐正者正不止一二處李慶幫辦墨筆  
穩實司馬君實之僕固從陶鑄中來也

復唐鏡海同年書

太著易瞞奉繳承命作序自忖夙少研究雖近喜讀易而所得至淺深恐膚末無當遲迴久之然盛意不可虛也謹撰數行以報惟裁鑒焉竊以易道甚大而立象盡意一語最得先天之妙盈天地間皆象也不可盡也而大指不外陰陽伏羲但以數畫依稀像之不著一物而無物不包我夫子每於彖傳旁推交通贊其時義時用之大於豫隨十二卦特示其例使天下後世知易之一書直如造物之無盡藏終身觀玩無有窮已尊著極力推闡殆亦此意近讀寶應喬氏易竒見其於我夫子彖

傳象傳所以發文周之蘊者實能有所闡明。漢得贊易本指間有不遵本義處則皆取正於傳。衡裁頗當。其於彖傳中剛柔往來上下則取來氏兩卦相綜而不用卦變之說。似爲得之。惟卦變以渙自否來否之二進而居渙之四。故曰渙其羣以三陰之中去其一則羣散也。曰渙有邱則進而居四如邱之高也。曰匪夷所思以非三陰等輩所及料也。似又恰當。若蘇氏以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六爻之剛柔所往來上下。故曰周流六虛。其說自圓通無滯。究以何者爲正解。請詳示之。喬氏於坤六五不主臣道而以文景恭儉之主當之。與尊著之以皋

夔稷契言者異其意蓋以五爲君位不可屬之臣耳似稍泥易固不可爲典要也至於明夷復等卦則以上爻屬之君以其失位也又如師革大有等卦之上爻則皆謂統論全卦之義而不專主本爻所見卻是何如何如何近有遵義童生徐元禧年纔三十三著有周易廣傳其名書之意蓋以推廣我夫子之傳義而不敢自出意見其大指則以河圖爲太極而於河圖之數極其推闡頗有發明又稱引其先兄某雜卦圖說蓋將雜卦繪圖平列靜翫悟出我夫子當日所以云云之意若僅作反對說則序卦詳之矣何取乎雜亂各卦複衍一番乎此說

似前人所未及。頗有意義。寸楮不能詳也。每念吾人處世承乘比應四字盡之。而文之序卦一反一覆。尤周盡世情之變。所以處之者。惟審乎時與位耳。剛柔取其相應。而有時以不應爲善。剛柔取其當位。而有時以不當爲善。則皆視乎卦義。而其道屢遷。要之惟其正耳。故乾卦開首卽曰利貞。六十四卦皆同此義。容有貞凶。貞厲未有利不貞者。此吾輩安身立命之符也。太著所云吉凶在心不在占。可謂一言以蔽之。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必如伊川之踐履盡易則天人合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微有商者昔安溪先生嘗詔其徒當如橫渠脩詞之法技竊微尙體要力去宋以後之冗長今觀榕村書良然竊意晚年撰著宜用此法異時藏山傳人亦約而易守何如何如

復唐鏡海同年論易第三書

差旋得手教反復誦繹益我良多敬佩敬佩弟於易學不但全無心得卽粗淺文義亦尙未了徹而性頗好之好之而又不能潛翫精思開卷欣然掩卷輒復茫然此所以鹵莽滅裂內之既無以養其心外之又不能以應事眞吾夫子所謂德之棄者每一循省不自覺其愧汗之交集也惟於朱子所謂易爲卜筮作者始亦不免惶惑久之乃信今則信之益淡雖屢經前賢抨擊終以其說爲不可易來教謂伏羲作易以前民用非爲蓍而何固亦淡然其說矣而又謂至秦乃列之卜筮家以爲知

術而不知道此自京焦以來用易者之失而卜筮之本  
指豈然哉古之時人與天近凡舉一事必筮而後行每  
誦齋戒以神明其德之語覺得古人無時無處不臨以  
天卽一卜筮而格致誠正之學畢舉矣朱子所謂至粗  
而有至精者存也若專以理言則恐語精而遺粗賢愚  
不能皆獲其用而於吉凶與民同患之旨微隔一塵矣  
此朱子所指當時言易者之失但從中半截說起恐卻  
上半截根源也夫夫子之十繫固專以理言然亦就卦  
爻中推說其理耳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而聖人  
之精則朱子所謂本義也周官三易掌於太卜而不列



於造士之四術似非至秦而始以爲卜筮之書也。易至難言。果能心通其意。雖當一物未交。而觀象玩詞。無不可作占觀。朱子每以靈棋課舉似學者。此意殊微妙。可思。何如何如來教。又以先天圖爲無此理。謂天上地下居然一否卦。離東坎西。則無春秋。天地定位一節。不可以相對言。先生研玩功深。非確有所見。豈能爲是言。而反之於心。仍有未帖然者。亦不敢不貢其愚。朱子以邵子推卦畫相生之次第爲易之宗祖。而先天大圓圖則左陽右陰。根互相生之次第。非以節候言也。而何離東坎西。遂嫌於無春秋乎。地天交而爲泰。此自後一截說。

話故序於乾坤十卦之後而天上地下則定位之所以爲定也似不可以否言先天對待後天流行先儒之說且姑置勿論第玩說卦傳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吾夫子之意似謂有先天之對待以立其體方有後天之流行以致其用所以發羲文兩圖相成之妙者於此可見何如何如夫子於睽上九見豕載鬼諸象不釋一詞而以羣疑二字渾之此言易者之定宗也漢以來言象者誠如來教不免傳會穿鑿之失吾輩今日言易自當掃除一切庶幾無失潔淨精微之旨然朱子嘗言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

天語垂詢有無子嗣今二十載始克得之追念

玉音不勝感愴坡詩云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今皆  
幸而得之然必無官而後有子則又悔離官之不早矣  
萃華觀察處不及另函便中代致拳拳手此以當抵掌  
卽問政祉日佳不盡縷縷

與黃惺齋年兄書

前繇楊方伯帶一信并古經天象考一函

此書必年兄須熟翫

書院事亦經諄託柰渠到京卽改官此信曾否達到嗣又有一信并先太恭人銘幽之文交張薇階轉寄薇階奉諱西旋當可帶到昨繇保德官封接手書知服闋在卽以大椿年高不欲遠離兼可誨化里中後進極是極是并聞文郎卒業諸經令讀儒先說理之書此安溪先生教法也必如是方爲真人才真人品真學問真經濟我輩此時已晚年兄尙不爲遲豈可復蹈俗學之陋誤子弟終身哉更須廣爲勸誘使後起咸知正學則風流

漸染久之必有大賢出乎其間此中感應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要必有人焉獨力倡之其事比於開天厥績甚偉幸勿錯過僕近來嘗讀安溪先生書其詩集中有句云書纔有味身將老太息宣尼欲假年宛然爲僕寫照爲之憮然年兄勉之讀書養親課子教士此天下至樂事也惟吾年兄能享此樂耳羨羨手此敬詢文祉諸惟努力自愛不宣

與黃惺齋年兄書

子月初旬得手書承示種種實獲我心所云盜賊處分必應爲州縣寬之並面諭各屬凡地方匪類可致懲創之勿拘例文如軍流等罪匪類全不知畏而官轉添招解之費不如痛加懲處官無費而民知畏也

國家之有律令凡以勸善懲惡我輩得其意不必泥其文也又將各屬遣軍流犯之無關人命者照山東辦理就近歸府州解勘已奏奉

俞旨矣至於緝捕經費此地苦無可籌但將各屬浮費概行裁汰以不取爲與而已來書聽訟不患無其才特

患無其心可謂至言此閒牧令頗有人才而良二千石  
絕少則以無其心耳自年兄去閩後膺首劇而淡得民  
心者惟有曹謹一人乃僕離閩未久曹亦調開未免大  
失民望現調鳳山亦爲臺洋要緊起見耳此閒倉穀尙  
有七八成爲各省所未有卻喜仍歲綏豐已札飭趕緊  
買補擬買穀最多者奏請先陞或可激令爭買耳椿庭  
眠食想增康勝年兄課子養親讀書談道其爲樂事如  
何可言我輩讀書非關身心性命卽繫天下國家餘可  
概置弗閱實亦無暇旁及讀書有得應卽劄記若能以  
副本示我則雖千里猶一室也古經天象考僕深愛此

書而持以示人鮮有能會心者而年兄獨能領略可謂  
善讀書旨以所獨契者見告乎現函致張方伯爲年兄  
位置一講席諧否未可知也山中有何良友并以附詢  
卽候時祉諸惟努力不悉願言



與黃惺齋年兄書

昨接手書承示工夫靜處易做動處難做此僕心病不能自克足下一言道破足徵省察功深願其勉之前賢每云只是生僕則以爲心不存之故若存之又存此心自能作主安有此病何如何如清釐積案使民免拖累人安而已亦安正朱子所謂身勞而心安者至常郡之委遲遲赴任分餘潤以及人又可謂利少而義多也佩慰佩慰辰下計已榮莅地方諸事是否尙易措手秋讞九案係疑難費推敲者又學案初模兩函係爲淺人說法寄呈聊以備查耳先德準入鄉賢聞之欣忭無量名

實相副固不待言而足下之不愧屋漏爲無忝者更當作何鞭策相期愈厚相望愈殷矣朗江爲滇黔要路如有所聞卽未必確亦望詳示以便斟酌至懇至懇頌讀儒先書得三語云心定則氣聚氣聚則精凝精凝則神充常服誦之可以養身可以養德年兄以爲何如

與黃惺齋年兄書

前者連寄數函並各書度可次第入覽家言當亦經轉寄矣此番雖係暫局而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叔孫所館雖一日必替其牆屋此意大可尋味今日有司除害爲第一義勤聽斷則冤雪而是非明審結之後又加以勸戒是卽所謂教也干證少提隨到隨結則民無株連守候之苦不致廢時失業是卽所謂養也最可恨者近來盜竊之案殊少破獲卽破獲而賊皆化爲烏有則差役之爲害也緝捕不能不用差役特不可爲差役所用耳衙蠹之外則地棍尤爲民害良善之民有

身家顧體面。斷不能與若輩抗。全靠地方官爲之作主。方能樂業安生耳。並聞武陵地方有一等慣走衙門之人。尤當密查而痛懲之。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趙文恪之事兄。尙冒行善。地方官若加禮而鼓舞之。當益踴躍從事矣。溺女最是吾鄉惡習。大傷天地之和。必須設法禁絕。書院義學多成具文。地方官若勤加督課。勸以勵品。明經雖未必人人信從。必有聞聲響應者。此皆年兄所優爲。而僕乃喋喋言之者。朋友之道固當如是。亦藉證時勢之所宜耳。入舍姪聞已偕來。雖居賓席。仍當以弟輩畜之。公事固須指教而行。已接物尤當處處提撕。如

此方見真相愛也。梁世兄捷禮闈，可喜之至。而常郡所中胡焯、陳啟邁，似可問鼎。下車未幾，卽有此喜，亦可令士氣振興。殊切盼之。寄上初學導先十本，真是發蒙妙品。卽成材者，亦當以此爲圭臬。煩以兩本先寄舍間，續要還可續寄也。又寄張考夫先生農書兩部，亦最切於民用。且於風俗人心有裨，均乞營收。

與黃惺齋年兄書

兩接手書具悉壹是居恆嘗謂

昭代名臣理學經濟粹然無疵者湯潛菴李安溪朱高安三公爲最繼起則陳桂林一人耳陳桂林之後以至於今幾乎絕響矣今來書獨心契此公之議論眞乃不謀而合公有手札後人乃節要而刊之文編所選大半取諸此其書誠意懇到曲中事情合天德王道而一以貫之讀之令人起愛起敬卽課士直解一書亦足見其梗概矣生平歷官所至廣刻書籍多置義學足下亦倣而行之以福我枌榆乎孫文定公奏議亦有專書其經

濟皆從經學出故臨事無不透根詩義折中卽其承  
旨纂修之書此豈今之鉅公所能爲乎無怪吏治之日  
下也承示近讀啟蒙悟得近日推策之妙此事自須心  
悟亦可略示塗徑俾亦參悟乎聞在省接印仍從事讞  
局勤蠶可知誦世上艱難皆我事眼前風月卽吾廬之  
句不禁身心俱悚又不覺身心并暢也承索拙著近亦  
偶有所作而皆無甚意義可以其質者容緩或有以報  
命草草復頌政祉再開甫信中言及足下到京有風雨  
對牀之樂豈季方亦有事入都邪

與黃惺齋年兄書

前月杪接十六日所惠書并錄示各條息心靜翫胸次  
灑然近詣至此真有如朱子所云脫棄凡近玩心高明  
者而一段卽事卽學隨入自得之意尤令人欽挹不盡  
雖不能至竊嚮往之昔陶文簡有言堂皇之雜逕簿領  
之勤勞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忽心因觸而動恚  
心因煩而起躁心卽是習氣萌生處卽是學不得力處  
損之又損覺祛除稍易時卽是得力時也凡此云云實  
與來書相發而省察習氣之萌尤切實下手處堪爲吾  
年兄猛著一鞭何如何如偶錄一條具見嚶嚶慕古切



已內省之意存此不已。積久漸熟。忽不自知而已。入於聖賢之域。真覺孔孟去人不遠。願與年兄共勉之。特恐衰暮已迫。不克終竟。此事爲愧恨耳。淪齋過此在署中小住四日。談及時事。涕泗橫流。彼志以身殉

國。一腔忠義之氣。直可廉頑立懦。令人感動。已於途次接篆。二十九日到省矣。其眷船尙無到鎮遠之信。不解何以如此遲滯。歲云暮矣。風雪淒然。兀坐衙齋。輒念足下不置。不知何時得一暢敘也。

與黃惺齋年兄書

前具數函稍抒積愫近得七夕後一日手書以前件皆未到悵甚悵甚我輩生性本不諧時值茲事勢艱難更覺動輒得咎能賦遂初豈不甚妙惟聞上游以閣下能得民心復有委權衡郡之舉彼中山水旣佳民又便君之政駕輕就熟想不辭也先儒論學有云以心術爲根本以倫理爲植幹以學問爲菑畬以文章爲花萼以事業爲結實閣下其爲吾省成一碩果乎雲谷何時回長沙吾不能不於二君子者有厚望也聞吾鄉頗有水患此閒自七月後亦嫌陰雨過多收成未免減數並聞各

省大概相同心之憂矣甯自今矣彼此諒有同情也乎  
此布臆卽問政社所患尙不舉發否念念

與黃惺齋年兄書

僕忝連圻之任總制滇黔任重

恩高何以報稱所望兩省同官各修其職奉公守法潔  
己愛民以匡予之不逮翹切何如僕由黔抵滇始聞足  
下自楚來黔計此時已履任視事矣僕撫黔九載地方  
利病素所知者可明以告之黔省知府與所屬州縣分  
地而治其職掌如他省直隸州大定無附郭縣令詞訟  
尤煩地在滇蜀之交犬牙相錯盜賊逋逃時爲民害民  
俗輕生好鬪訟獄滋多有司戴星出入猶恐不治故爲  
守令者必嚴緝捕以治盜除暴所以安良也必勤聽斷

以親民理訟所以平政也。而其最爲閭閻受害者。藉人命以圖賴。逞刁告以牽連。惡習相沿。尤須痛革。坐誣於審虛之後。不如嚴究於呈控之初。告勿輕渾渾。必速結。早結一案。則少一案之株連。少羈一人。則少一人之拖累。足下試吏多年。固知之深而行之力矣。郡境悅服。里以列夷。寨有安葺。受絕產屢滋訟端。查辦十餘年。至今未定。務須親身履勘。徹底查明。所有充公租穀。或歸入義倉收貯。或添補義學脩脯。以地方之公項。辦地方之公事。誠爲美舉。俟有端緒。可就近稟商黔中大府裁酌行之。僕每念黔省爲天下極苦之區。積貯最爲要務。邊氓

僻陋貧不知學。往年檄飭所在官吏籌穀建倉。設立義學。足下踵而行之。千萬畱意。畱書數箱。資廣見聞。又有國朝

聖訓四十一冊。存貴陽府周小湖太守處。簿書餘暇。可取觀以增學識。前刻陳文恭公課士直解一書。晰義極精。書院考課。照此出題。令多士熟翫。尙可因文見道。雖先儒嗤爲倒做。而於人心可資警省。不爲無補。又清平縣有前明孫文恭公遺書。公會典學。閩中著有課士規條。取觀而慎擇之。亦有裨也。聞招新化鄒叔績茂才在署編纂志書。鄙意徵文。考獻固宜蒐輯見聞。尤貴扶持

名教屬撰弁言容緩錄寄永昌漢回滋事現在幸已粗  
定而仇隙太深仍恐遇事輒發威甯閱武尙須少緩王  
英齋觀察不及作書希爲轉致稍暇當詳布耳

復魏制府詢海運書

海運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國計也民生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關稅僧也天津倉胥也屯弁運丁也而此三者之人所挾海爲難使人不敢行者亦有三曰風濤也盜賊也霉濕也所離海爲難使人不能行者亦有三曰商船雇價也倉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與人之情僞且權衡時勢之緩急而後知無難行無不可行且不得不行某自二月中旬蒙示

廷寄命籌海運以來宵旦討論寢食籌度徵之屬吏質之濱洋人士諷之海客畸民眾難解駁愈推愈審萬舉



萬全要無疑義敢以貢之大人執事元代創行海運十年而道三變明王宗沐亦以海道不熟失風驚遊門而罷今則海禁大開百三十餘年遼海東吳若咫尺朝洋暮島如內地則道不待訪也元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四萬六十石其後船歲增造費且無算今上海沙船及浙江蜆船三不像船並天津衛船自千石以至三千石者不下二千號皆堅完可用通算每船載米千餘石一運即可二百餘萬石兩運而全漕可畢若止運蘇松常鎮之糧要綽有餘裕則船不待造也元初以開河衛軍及水手數萬供海運并招海盜以長其羣若今江浙

船商皆上海崇明等處土著富民出入重洋無由侵漏每歲關貨往來曾無估客監載從未欺爽何況漕糧各效子來之忱無煩監運之吏則丁不別募也本年二月始議海運其時公私津貼已給旗丁不能不出於動帑明年海運卽以旗丁領項移爲沙船雇值則費不別籌也或謂其不可行者則曰盜賊不知海盜皆閩浙南洋水淺多島易以出沒船銳底深謂之烏船北洋水淺多礁非船平底熟沙線者不能行故南洋之盜不敢越吳松而北今南洋尙無盜賊何況北洋此無可疑一矣或又謂其不可行則曰風濤不知大洋風颶率在秋冬若

春夏東南風有順利無暴險商賈以財爲命既不難蹈  
不測出萬全豈有海若效靈獨厚於商船而險於糧船  
且遭風擱淺斫桅鬆艙卽秋冬亦僅千百之一二何況  
春夏其無可疑又一矣或又謂其不可行者則曰霉濕  
夫運河經數月抵通積久蒸熱米或黽壞而沙船抵津  
則不過旬日若謂鹽風易霉變鹽水易潮濕則最畏鹽  
風宜莫如茉莉珠蘭柔脆之花見水立脹者宜莫如豆  
麥皆歲由沙船載之而北運之而南鹽風鹽水不壞花  
豆而獨壞米庸有是理蓋北洋風寒非似南洋風煖而  
海船艙底有夾板舷旁有水槽其下有水孔水從槽入

卽從孔出艙中從無潮濕此無可疑又一矣然使運道  
暢通糧艘無阻固可不行今則運河淤塞日淡清口倒  
灌已甚河身淤墊已高舍海由河萬難飛渡此不可不  
行者也然使太倉充裕陳陳相因尚可不行今則輦轂  
仰食孔亟天庾正供有常一歲停運勢所難支此不可  
不行者也然使別有他策舍水可陸亦可不行今則駁  
運之弊公私騷然國病於費帑漕病於耗糧官病於督  
催丁病於易舟卸載民病於派車派船舍逸卽勞利害  
相萬此不可不行者也

國家建都西北仰給東南唯資咽喉一線豈惟河梗可

慮抑亦人事難齊忠國者貴未雨綢繆之防遠識者存別開旁門之論機會適逢發端自上因熟乘便天人僉同夫集事固在於謀而成事必在於斷此時切要關鍵以兩言蔽之曰上海天津兩地得其人則能行不得其人則不能行海船南載於吳淞而北卸於天津兩地爲出口入口之總匯實海運成始成終之樞要苟上海關不得其人則船數可以多報少商情可使樂轉畏雇值可使省反昂天津收兌不得其人則米之乾淨者可潮濕石之贏餘者可不足船之回空者可延滯蓋上海牙行以貨稅爲莊佃天津倉胥以運丁爲奇貨海運行則

關必免稅丁不交米兩處之利數皆空豈肯甘心故創  
議之始出全力以顯難之者必上海關之人既行之後  
陰撓之使棄前功畏再試者必天津通倉之人也此外  
尙有屯弁運軍亦以行海廢漕爲不利然此時弁丁卽  
欲運而不能將來河道通行卽漕運復舊而暫停一年  
尙有漕項銀米可以安置不致十分爲難卽天津通倉  
亦屬旣行以後之事慮尙可緩且原奏有臨時別簡大  
臣駐津彈壓稽察之議自可無慮惟海關係總雇沙船  
之地首宜覈實卽如二月間委員查勘據稅牙朦混之  
詢以關石大於漕石一倍有半者變爲僅倍以一兩四

錢之爲六三串折實漕石銀三錢六釐者變爲每石實銀七錢較民間時價不止加倍故今議海運不詢之商船而詢之上海關所謂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使當時照定時價動帑無多際此南風司令江浙漕米業已抵津矣辱承垂詢義無緘默其中條件尙多輾轉統俟議定錄狀呈覽伏望隨時疏示不宣

# 祭文

## 祈雨文

維道光二十有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民用弗康貴州巡撫賀長齡謹竭誠禱吉於月之二十五日率同僚屬恭陳牲醴敢昭告於黔靈山之神曰嗚呼今者不雨將二十日矣田禾之芄茂者行且黃萎矣米價之平減者日益翔貴矣吾民其堪此乎此十數日內雖亦間有霑潤而一漑難甦久暵他省尙有塘堰可以人力補救黔則跬步皆山絕少瀦水之地所仗者天耳天膏不降則人事立窮矣吾民其堪此乎矧乃地瘠民貧不通舟楫外



省之水販既不克來本境之蓋藏又鮮可恃惟指田中之禾以救腹中之餒且黃茂已如斯矣以計日可穫之嘉粒而棄之一朝不獨人工可惜卽疇昔之甘澤亦等諸虛擲矣方張口以待哺將到口而旋拋吾民其堪此乎職等牧民無狀不能感召天和譴罰自分所甘受而民則何辜能救我民者其惟吾神乎官有去來而神則永鎮茲土實與黔民有莫解之緣出雲降雨又力所能爲且咄嗟可辦去夏之祈已立邀神貺萬姓無不仰賴黔靈之爲靈赫然也豈今日而不垂昭鑒乎儻蒙憐我黔民之苦立沛大澤活此蒸黎俾職等得以悔罪贖愆

母卽大戾職等幸甚黔民幸甚時孔迫矣不能待矣我  
神其亟援手矣謹告

## 祈雨文

維道光二十有三年七月初九日貴州巡撫賀長齡率同僚屬竭誠載禱於黔靈山之神曰嗚呼山糧無復望矣所可救者惟水田耳但黔中之田能有幾何田之有水者更能幾何今亦十九就萎矣若再不雨嗷嗷者且爲溝中之瘠矣前月二十五日率屬虔祈卽於次日獲霑神貺神之憐我民者亦云厚矣今又逾旬而澤未續沛雖復雲陰間作終亦霑灑難成固緣職等咎重不可赦宥而民實可哀卽或民行不修致干天和亦罰不及眾歲云秋矣時已晚矣雖有閏月而田禾不及待矣伏

冀神明終前之惠立沛甘霖救我萬姓枯潤祇爭俄頃  
瀆求敢憚再三匍匐寫誠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告

耐菴文存卷六終